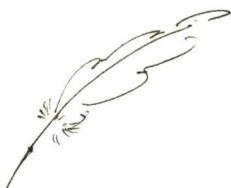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维吉尔注疏集

王承教 ● 主编



[美] 阿德勒 Eve Adler ● 著

# 维吉尔的帝国

——《埃涅阿斯纪》中的政治思想

Vergil's Empire: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Aeneid

王承教 朱战炜 ● 译

华夏出版社

与解释  
mentarii HERMES

维吉尔注疏集

王承教 ● 主编

1597418



# 维吉尔的帝国

——《埃涅阿斯纪》中的政治思想

Vergil's Empire: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Aeneid

[美] 阿德勒 Eve Adler | 著

王承教 朱战炜 | 译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维吉尔的帝国:《埃涅阿斯纪》中的政治思想/(美)阿德勒著;王承教,朱战炜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11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Vergil's Empire: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Aeneid  
ISBN 978-7-5080-7142-8

I. ①维… II. ①阿… ②王… ③朱… III. ①史诗—诗歌研究—古罗马 IV. ①I546.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7548 号

Vergil's Empire :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Aeneid by Eve Adler

Copyright © 2003 b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8-3138 号

## 维吉尔的帝国

---

著 者 [美] 阿德勒  
译 者 王承教、朱战炜  
责任编辑 王霄翎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南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3  
字 数 337 千字  
定 价 52.00 元

---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 “维吉尔注疏集”出版说明

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非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莫属。这位有“西方之父”盛誉的诗人共有三部作品传世,长篇巨制《埃涅阿斯纪》于1984年由杨周翰先生翻译出版,篇幅较短的《牧歌》于1957年由杨宪益先生翻译出版(二位先生的译笔都是难得的佳作),《农事诗》则至今未见汉译。

欧洲人一向认为,维吉尔写下的诗篇才让他们开始懂得何为经典。西方的维吉尔研究之宏富细密,确实远远超过荷马研究。反观我国学界,百年来企慕的大都是近代尤其现代的西方要籍,罕见有人回望西方文明源头,维吉尔研究几近空白。若我国的西学研究追本溯源,必能发现维吉尔高绝如斯,足以借力观西方文明百川东去之曲折情状,裨益于华夏文明之理解与承继,是以有“维吉尔注疏集”。

“维吉尔注疏集”将密切关注并尽力吸取西方学界的相关远近成果,以注疏体汉译维吉尔作品为主体,成全可供作为研究文本的维吉尔汉译全集;同时选译义疏性专著和文集,也积累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诗云,“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我们会不疾不徐,力求踏实稳靠,百年有成亦不为晚。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经典笺释部丙组

译者前言

## 古罗马思想史上的刀光剑影

即便搁在今日，古罗马军团的战功也无与伦比，李维(Livius)曾以极其经省的笔调如此描述罗马帝国的兴衰：

罗马人张大帝国，历凡四百余载。西班牙、非洲、希腊渐次被迫成为它的行省，富饶的亚细亚则早已如此。恺撒用七年的战争征服了高卢。……外海、莱茵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以及阿拉伯和非洲的沙漠，分别变成了罗马帝国的边界。后来，大部分行省都被蛮族摄取。(《罗马史》2.3)

帝国大业伴随着罗马军团雄壮的脚步声迅速向四围拓展，又在与蛮族人的呐喊厮杀声中烟消云散。在这短短的几行文字中，隐藏着多少刀光剑影的故事！在古罗马，在另外一个战场上，同样也曾发生过好几场动人心魄的战争，但却鲜少为人所知。这其中最精彩的一场大战便爆发在卢克莱修(Lucretius)与西塞罗(Cicero)和维吉尔(Vergilius)之间。

卢克莱修笔下生花，西塞罗舌底翻澜，前者是伊壁鸠鲁主义哲学的布道者，后者乃罗马共和国的卫护人。伊壁鸠鲁主义哲学玄思邈远，无界无边，但罗马共和国却天然地有其政治的界限。在政治世界里肆意妄为地促销哲学，当然会为城邦的政治家所不容。所以，据克劳利(L. W. A. Crawley, *The failure of Lucretius*, 1963)的说法，西塞罗曾强烈反对

## 2 维吉尔的帝国

伊壁鸠鲁主义哲学,尤其是卢克莱修改写过的伊壁鸠鲁主义哲学,因为卢克莱修最终变成了普罗大众的哲学启蒙教师——不仅宣扬立法者不是天神而是哲人,还邀请他的听众自己成为哲人(《维吉尔的帝国》,页163),这一点让共和国的政治家西塞罗极为不满。克劳利还推测说,西塞罗之所以绝口不提他的这位同辈人的名讳,是因为他不愿让自己的作品不经意间成了卢克莱修的广告。而《物性论》在随后差不多两代人的时间内湮没无闻,甚至直到文艺复兴才开始得以广泛传播,可能是出于西塞罗的某种政治行动:他用自己在政治界和文学界的权威禁掉了卢克莱修的这部著作。

克劳利的推测固然难以坐实,但他指出的事实却很清楚:从卢克莱修去世直到欧洲文艺复兴这一长段时间内,《物性论》并未如西塞罗和维吉尔等人的作品那样,出现多种抄本。是古代的读书人不待见卢克莱修吗?卢克莱修之重出江湖为何竟要等到千年之后欧洲的文艺复兴呢?阿德勒的《维吉尔的帝国》至少部分地给出了一个答案,而该答案竟然是从对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的解读中得来的——《埃涅阿斯纪》又如何能回答这个问题呢?

在本书《维吉尔的帝国》的导言中,阿德勒开宗明义:

当代维吉尔《埃涅阿斯纪》解释中,最具争议的可以说是这个问题:在这部诗作中,维吉尔支持奥古斯都还是反对奥古斯都,支持帝国还是反对帝国,支持罗马还是反对罗马。本书的论证将表明,维吉尔的意图远逾此一争论之外。维吉尔的意图既非支持亦非反对奥古斯都的罗马帝国,而在于建立他自己的帝国。维吉尔的诗歌是一部立国诗,这并非仅仅因为其主题乃埃涅阿斯之首创罗马抑或奥古斯都之再兴罗马,而是因为它本身就申明,它将开创一个全新的更伟大的事序。

维吉尔为什么要写作这样一部史诗呢？也就是说，为什么是维吉尔，为什么是在维吉尔的时代，开创一个全新的更伟大的事序（*maior rerum ordo*：《埃涅阿斯纪》7.44）成了一种必要呢？阿德勒接着解释了此中的因由：

激发维吉尔之创作雄心的政治事件乃科学启蒙与宗教的冲突。对维吉尔而言，这一问题的特定形式乃卢克莱修《物性论》的形式：一方面是这部诗歌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是这部诗歌出版的文学或政治事实。

阿德勒的这段话至少表明：一、维吉尔创作《埃涅阿斯纪》乃出于一种政治哲学的自觉，绝非糊涂人写糊涂诗，他对自己，对卢克莱修都有深刻的了解。二、触动维吉尔的既有卢克莱修的理论观点，也包括他使用的文学形式。三、卢克莱修《物性论》的发表具有一种政治上的影响。

阿德勒认为，在维吉尔看来，惟有哲人方可被期待来全面地理解原子论，对普罗大众而言，要保证伊壁鸠鲁教诲中的真理不被扭曲，端赖于少数权威人士，即少数哲人。而哲人卢克莱修用大众所喜见和易受的歌诗形式著述传播伊壁鸠鲁的教诲，将这本属于少数哲人的东西大众化，大谬不然。其结果既有害于政治，也有害于哲学。即便时至今日，经大众传播庸俗化后的伊壁鸠鲁哲学依然贻害无穷，就当时而言，毫无节制的纵欲享乐主义与罗马共和国末期低下的道德伦理境况也很难撇得清关系。而此种政治伦理上的恶果正是日后奥古斯丁（Augustine）等基督教徒攻击罗马活该灭亡的主要理由。阿德勒认为，维吉尔非常清楚伊壁鸠鲁主义大众化的严重后果，故作《埃涅阿斯纪》以矫正之。所谓“吾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以埃涅阿斯的传奇作为创作的主线素材，以史诗的形式处理哲学与宗教政治的冲



#### 4 维吉尔的帝国

突,在某种较为宽泛的意义上,岂不也正应了孔子的这句话么?

如此说来,这《埃涅阿斯纪》原来大有来头,其根本目的就在于反对卢克莱修以诗歌为载体,以哲学大众化为目的(有意无意地)的现实政治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维吉尔正是西塞罗的盟友。作为罗马的执政官和元老院的首领,西塞罗直接地参与了古罗马共和国末期的现实政治,其许多作品就是现实政治行为的结果(比如《反喀提林》等即是如此)。维吉尔则不然,他的政治参与是间接的,其思想需要慢慢地渗透到政治的肌理与血液中。在阿德勒看来,维吉尔是个诗人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他却更是个政治哲人: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讨论的是人该如何合宜地生活。在维吉尔之前,处理过这个问题的人不在少数,大家讨论的方式也不尽相同,那么,维吉尔又是如何展开他的政治哲学理论的呢?或者说,维吉尔的理论观点是如何发见于埃涅阿斯传奇的呢?

阿德勒首先抓住《埃涅阿斯纪》卷一的约帕斯情节。埃涅阿斯在腓尼基的海滨遭遇风暴,落难于迦太基。迦太基女王狄多为埃涅阿斯举行招待宴会。就在这宴会上,狄多的宫廷乐师约帕斯一展歌喉,唱出的却是日月群星的行度、潮汐的涨落和昼夜的短长等自然物理现象。阿德勒认为,约帕斯所研习歌唱的内容表明他是个自然哲人。狄多女王以约帕斯为宫廷乐官,实际上也表明她具有某种哲学的倾向。如此,则迦太基在某种意义上便是一个以哲学为立法基础的城邦。与此相反,埃涅阿斯歌唱的却是特洛伊战争和他的流浪经历,是关于一个肩负着祖宗神祇的虔诚的英雄的故事。虔诚是这个英雄的特征,宗教是这个城邦的立法基础。谁才是列国之合法的共主?在史诗中,宗教的罗马与哲学的迦太基作为两种迥异的统治方式,它们之间的争夺必不可免。埃涅阿斯虔诚行事,以诸神的意志为自己的界限,终于战胜诸多诱惑,到达应许之地,奠定下古罗马牢靠的根基;面对疯狂的爱情和极度的愤怒,狄多女王无法节制自己,终至身死国破——阿德勒说,这正是

哲学无法大众化、无法作为城邦立法之基的明证。

在本书第二部分中,阿德勒说,《埃涅阿斯纪》的主题由前半部史诗的“罗马—愤怒—迦太基”变成了后半部史诗的“罗马—愤怒—意大利”。前半部史诗里,宗教的罗马城邦打败了哲学的迦太基城邦,表明了以哲学为政治生活之立法基础的不合时宜性;后半部史诗里,维吉尔要解决的则是“黄金时代”的问题(据说尤庇特取代萨图恩后,萨图恩隐退到意大利的拉丁姆地区,在那里延续了黄金时代的统治)。阿德勒继续发扬了她对《农事诗》的读解(《〈农事诗〉中的吁神辞》[The vocation of the *Georgics*], *Interpretation*, 1983, Vol. II, No. 1),认为维吉尔大幅改编了赫西俄德的时代轮替说,将与卢克莱修相关的进步史观(evolutionary/ progressive view)糅合进与赫西俄德相关的衰退史观黄金时代说(regressive/Golden age view)中。通过这种融合,维吉尔重新讲述了人类起源的神话。在维吉尔的神话中,人类最初的那个时代作为一种源初状态,虽然没有战争和不义,但也说不上完美。在维吉尔那里,黄金时代乃人类尚未实现但已经在奥古斯都时代开始实现的完美的政治生活状态。阿德勒认为,维吉尔做出这一改编的意义在于,“在留存过往的黄金时代的观念并因此使先祖敬拜合法化的同时,将黄金时代等同于文明开化和律令整饬的时代,而非技艺匮乏和法令未行的时代。故而,回归黄金时代并非是要回到人类的源初状态(这种源初状态被认为是兽性的和低于人类的),而是要在天神的统治下,向着人类文明之未来的完善状态努力”(《维吉尔的帝国》页157)。

那么,维吉尔设计的人类文明的完善状态是何等模样呢?也就是说,相较于赫西俄德传统中的黄金时代,维吉尔心目中的理想国具有何种独异之处呢?阿德勒解释说,《埃涅阿斯纪》卷一中尤庇特的预言(“对他们,我不施加任何空间或时间方面的限制,我已经给了他们无限的统治权[行278]”)便已经表明,人类即将实现的新的黄金时代具有两个特征,一为时间和空间上的普适性,其二为强有力的武装力量。

为何必然如此？因为在维吉尔的神话中，是第一个黄金时代的统治者萨图恩(Saturn)教会人类运用农业技术，而技术的使用又刺激了人类的占有欲。由于尚未学会节制自己的欲望，人与人之间、城邦与城邦之间的争夺和战争状态便不可避免。为了消除人类的纷争，为了使官法如炉，就必然需要某种有效的强制力量以压制各种贪欲。因此，在维吉尔的新黄金时代中，必然需要引入尤庇特所赖以统治的强力。也就是说，维吉尔在其理想的政治安排中同时吸纳了黄金时代和黑铁时代的要素。强大的武力足以压制因为贪欲和嫉妒所导致的城邦人民内部的冲突，同时也可以保证御敌于城邦之外，保护新的黄金时代不被外来的其他较低劣的政治统治形式所侵入并取代，不要再次落入赫西俄德神话中发生的历史衰退的怪圈。而为了从根本上保证持久的和平，必然要求消除这个新的黄金时代在地域上和时间上的限制，达到空间和时间上的无限。阿德勒认为，这便是尤庇特预言中“不加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涵义所在。

但是，狄多不是也曾经邀请过埃涅阿斯及其部属加入迦太基，共建邦国么？（你们是否也愿意定居我的国土，和我共同掌管呢？我现在正在建设的城市，就是你们的，把你们的船只拖上岸来。对待特洛伊人和腓尼基人，我将一视同仁。[《埃涅阿斯纪》卷一，行 572 - 574]）而且，埃涅阿斯不是已经开始接管了迦太基城的建设并忘记了建立罗马的使命了么？（麦丘利立即走过去对他说：“你怎么在给高傲的迦太基的建设奠基，要在这里建造一座美丽的城市呢？真不愧为好丈夫！你把你自己王国和自己的命运忘得一干二净了……”[《埃涅阿斯纪》卷四，行 265 - 267]）为什么迦太基不能开出世界帝国和普世的和平？为什么偏偏要由罗马这个黑铁和诸神之城来做列国的共主？阿德勒引经据典，先后讨论了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普鲁塔克(Plutarch)、芝诺(Zeno)、但丁(Dante)以及现代的科耶夫(Kojeve)等人关于世界帝国的实践或理论，并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哲学、卢克莱修所代表

的伊壁鸠鲁主义相参,最终认为维吉尔相信以科学建基的城邦无法开创世界帝国,因为科学无法抹平人间政治,而真正的哲人又只愿过沉思的生活,既不能也不愿统治任何事物。因此,迦太基缺少为世界注入普世和平的统治强力,而黑铁和诸神的城邦则有力量提供统治并因而开创和平(《维吉尔的帝国》页215)。

阿德勒承认,世界帝国问题在古典政治哲学中从来就不是一个主要的论题。但她认为仍然存在两种论点:一种是理论性质的,一种是实践性质的,前者着眼于理性的统治(the rule of reason),后者着眼于和平的保证(securing peace)。理论性观点即,哲学发现作为思考对象的人需要弃绝作为非自然、非理性的生活方式的政治;实践性观点即,和平乃哲学思考的必要条件,而世界帝国乃保证和平的必要手段。前者认为,生活需要被组织起来展现哲学的真理,后者认为,生活需要被组织起来以保护哲学家的活动。前者意图将哲学直接地和普遍地付诸实践,后者意图将哲学和政治生活分开以同时嘉惠于两者(《维吉尔的帝国》,页200)。

卢克莱修所秉持的正是上述关于世界帝国的第一种论点,而维吉尔所心仪的却是第二种观点。卢克莱修以诗歌的形式推销伊壁鸠鲁主义哲学,以图建立起哲学的共同体,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政治问题;维吉尔则以一部卓越的立法史诗回应卢克莱修,反对以哲学为立国之基——这一点上,维吉尔和西塞罗成了盟友。卢克莱修与维吉尔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哲思的可能性,但在其实现方面,他们的观点则是水火不容。于是,这一场政治哲学上的激烈遭遇便通过两部最卓越的诗作——《物性论》与《埃涅阿斯纪》——之间的对立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本书第三个部分主要处理埃涅阿斯的的教育问题。当然,这里的教育实际上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埃涅阿斯本人在史诗故事情节的发展中得到教育,培育和坚定自己的虔敬品性;其二是《埃涅阿斯纪》的读者通过埃涅阿斯这个虔敬的英雄形象得到教育,学习如何处理或适应

## 8 维吉尔的帝国

新的罗马帝国事务。阿德勒在这一部分中还分析了埃涅阿斯形象与荷马史诗英雄形象之间的差异,从而说明维吉尔如何不仅超越了卢克莱修,还超越了史诗诗人的鼻祖荷马——当然,这又是一场思想的战争!

对当代西方维吉尔研究文献稍有了解的人会惊奇地发现,阿德勒对《埃涅阿斯纪》的所有分析均跳出了当今维吉尔研究的框架。别求新声,在古典政治哲学的背景下解读《埃涅阿斯纪》,阿德勒的尝试相当成功。当然,这新声也给她带来了许多批评(比如 Monica R. Gale 的批评,参 *Dido the Epicurean? The Classical Review*, Vol. 54, No. 2 [oct., 2004], 页 376 - 378)。而且,其中的部分批评还不无道理。但我认为,阿德勒的这本书对当今的维吉尔研究仍然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颇值得一读。

本书的翻译始于两年以前。两年以来,翻译工作虽时断时续,有苦有甘,但从本书的阅读和翻译中延伸出来的思考实在让我获益匪浅,因此要特别感谢促我进入“维吉尔注疏集”之译著工作的刘小枫老师。本书第六、七两章的译者是我的好友,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外语系副教授朱战炜,其余各章由我翻译。但全书译文之疏漏处,文责在我。另外,要特别提出的是,本书中所有《埃涅阿斯纪》中译均采用杨周翰先生的译文(《埃涅阿斯纪》,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所有《物性论》中译均采用方书春先生的译文(《物性论》,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所有《伊利亚特》中译均采用罗念生先生的译文(《罗念生全集》第五卷,罗念生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所有《奥德赛》中译均采用王焕生先生的译文(《奥德赛》,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特此致谢!

(注:本文主体部分曾发表于《古典研究》,2010年春季号,第一期,页90-101)

## 致谢辞

感谢哈佛大学政府学系 William R. Kenan Jr. 讲座教授曼斯菲尔德先生 (Harvey C. Mansfield Jr. ), 由于他慷慨的帮助和鼓励, 本书方能得以出版。感谢 Meddlebury College 给我的学术假期, 使我可以有时间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 目 录

译者前言(王承教)	1
致谢辞	1
导言	1
上编 迦太基与罗马的根基	
第一章 《埃涅阿斯纪》的主题	19
第二章 约帕斯之歌与埃涅阿斯之歌	24
第三章 迦太基的启蒙	34
第四章 曾有一次罗马的启蒙吗?	63
第五章 卢克莱修的教诲	78
第六章 愤怒	106
第七章 恋爱中的狄多	134
中编 更伟大的事序	
第八章 再论《埃涅阿斯纪》的主题	175
第九章 黄金时代	188
第十章 埃涅阿斯建立罗马	216
第十一章 世界帝国	248

## 2 维吉尔的帝国

### 下编 虔敬的形象

第十二章 虔敬和英雄德性 .....	281
第十三章 埃涅阿斯与诸英雄 .....	299
第十四章 埃涅阿斯的教育(上) .....	325
第十五章 埃涅阿斯的教育(下) .....	359
索引.....	384
引文索引 .....	387



## 导 言

[ix]当代维吉尔《埃涅阿斯纪》解释中,最具争议的可以说是这个问题:在这部诗作中,维吉尔支持奥古斯都还是反对奥古斯都,支持帝国还是反对帝国,支持罗马还是反对罗马。<sup>①</sup> 本书的论证将表明,维吉尔的意图远逾此一争论之外。维吉尔的意图既非支持亦非反对奥古斯都的罗马帝国,而在于建立他自己的帝国。维吉尔的诗歌是一部立国诗,这并非仅仅因为其主题乃埃涅阿斯之首创罗马抑或奥古斯都之再兴罗马,而是因为它本身就申明,它将开创一个全新的更伟大的事序(maior rerum ordo:《埃涅阿斯纪》7.44)。激发维吉尔之创作雄心的政治事件乃科学启蒙与宗教的冲突。对维吉尔而言,这一问题的特定形式乃卢克莱修《物性论》的形式:一方面是这部诗歌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是这部诗歌出版的文学或政治事实。

卢克莱修教导我们说,人类是偶然的、必死的,我们无神可依——没有诸神来佑护我们、卫持道德,没有诸神对我们施行赏罚、掌控自然和引导城邦的政府,也没有诸神来保护我们的国家、财产,并使我们的世界自身免于无情的分解与湮没。据卢克莱修的说法,虽然乍看起来,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保护状态的全面认知残酷可怕,但却是人类可以得到的最高级、最安全的幸福之源。卢克莱修之令人惊悚的蓝

---

<sup>①</sup> 欲了解维吉尔诗歌解释方面的总体情况,可参阅 S. J. Harrison, "Some Views of the Aenei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载 Harrison, S. J. 编 *Oxford Readings in Vergil's Aeneid*,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页 1-20; 亦可参阅 W. R. Johnson, *Darkness Visible: A Study of Vergil's Aenei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页 8-16。